



創辦人：陳靜璋 發行人：葉麗晴 總編輯：林德俊 主編：謝三進 編輯：唱球、劉文傑、李奕樺 企畫：廖亮羽 美術設計：方法原創
 發行單位：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灣台北縣220板橋市松柏街65號5樓
 電話：(02)2254-5460 傳真：(02)2254-2136 聯絡信箱：alan910442@msn.com 活動洽詢：0910-536-617
 詩評力BLOG：http://www.wretch.cc/blog/poppoetry 遠景文學網：http://www.vistaread.com/index.php



存就要論

穿著詩的夾腳拖 踩進廣場裡

詩的公共藝術化之可能

郭漢辰 小說家、詩人，著有短篇小說集《誰在綠洲唱歌》
 現今詩的公共化，僅被書寫或印製在捷運或者公共汽車上，再或許被嵌入巴士站牌旁的燈箱等類似的物件上。詩充其量只是在「裝飾」現有公共空間。詩人應該考慮充當藝術家，思考如何把自己的一首詩，以不同材質、不同技巧，融鑄成一個占有空間的公共藝術。在台灣要找這樣「詩的公共化」的實例，可說是鳳毛麟角。唯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國立台灣文學館將詹冰的〈水牛圖〉一詩，製作成互動裝置作品。該詩原本就是以水牛形狀排列，文學館特別將該詩置於地板，經過電腦、動畫等組合，只要踩到牛的身體某一部份，〈水牛圖〉就會有動作回應。不過，仍有一個問題，這首詩雖製作成互動裝置，但仍無法以更活潑的藝術形式及材質進行創作，這是與所謂「公共藝術」相比有所不足的地方。

詩(人)和保育(衛)碼頭運動

洛謀 香港80後詩人，著有詩集《島嶼之北》
 在香港華語文學的語境中，文學公共性的討論，一般意味著文學作品或作者如何回應或介入公共議題和社會現實事件，如陳智德(陳減)提出「社區文學」的概念，認為社區文學「發展、引伸與社區相關的人文活動，包括生活、情懷和評論」，並指出香港華語文學中有不少具社區文學特質的作品。近年香港有不少詩人都有參與社會運動之中，社區保育運動、歷史建築的保育運動、反高鐵，都會見到一些詩人的蹤跡。較為重要的一次就是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運動。在這場社會運動當中，藝文工作者(包括詩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但創作作品回應事件(例如陳減的〈市場，去死吧!〉、廖偉棠的〈中環天星碼頭歌謠〉、鄧小樺的〈屋脊〉等)更投入運動當中，還曾經舉辦過幾場詩歌朗誦和音樂會。

表演藝術與詩

瘋狐狸 詩評家、劇場工作者
 表演藝術與詩之間的關係並非僅止於表象上的「運用」(如用詩做為對白或者將詩改編為戲劇表演)，它們之間的關連性應該是「感通」的概念：藝術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共通性。劇場裡始終有人嘗試著這個可能性，十年前主導整體藝術劇場《詩，無處不在》創作的張永智即為一例：他以他的詩為原始文本，與三十幾位各領域藝術家合作，各自透過原始文本開發不同領域的創作，然後再把這些二次文本整合為一個完整的劇場演出。今年八月，他在高雄衛武營藝術園區發表的新作《拾色·山水》改採室內樂作為表現主體，但是基本精神依然是以詩為初始文本，與表演藝術進行「感通」。在這類作品中，觀眾未必會看到「詩」這個「東西」，卻處處感應到「詩」的存在。張永智認為，表演藝術和詩都可以帶給我們「宏觀的情感的震動」——或許正因為這種震動，讓乍看之下完全不同的兩種藝術門類，有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

詩評力

POP
POETRY

FREE PAPER
免費報
2010.10.01
秋季號

NO. 3

觀察力 | 批判力 | 風格力
世界觀 | 歷史觀 | 生活觀
踏地域 | 踏領域 | 踏世代

跨，就是靠

／林德俊

編前大話

達爾文主義者說，適者生存，當某一物種面臨環境變遷而遭遇了存續危機，會透過「突變」的自我調控機制來維繫其繁衍，避免落入恐龍的命運——「絕種」。
 高度發展、極度熟化的現代詩，或因「詩體」意識到己身之存續危機，或因詩創作者感到自由詩體已不那麼自由了，所以要跨界，向異域借火，進行「系統重組」。
 跨，就是靠。跨界的創作邏輯，其實就是尋找靠背的邏輯。異域交媾，創造新品種，及新的界域可能。
 跨界的危險在於：過度依賴，詩在成為「新體」之前，反被異體吞噬；滋養了繪畫、音樂、戲劇、電影的結果，卻只是讓自己更加面目模糊。所以不少詩人毫不追逐跨界，表面樂觀其成，實則靜觀其變。但數十年來，已有不少志士前仆後繼向前跨去……詩到如今已一跨再跨，跨到紛繁炫目，正典已反。此時此刻談跨界，已非爭辯該不該、能不能跨，而應把問題意識修正為如何跨、不如何跨的細部檢索。
 跨界絕對是一種老調，但老調絕對可以重談、新談。

| 讀風一首詩 |

但你更適合夜晚

／黃崇凱

你不覺得她很適合早上嗎？

——為Yan寫給一個塞內加爾女人

／夏宇

你不覺得她
她很適合早上嗎？
你不覺得她很適合
譬如說
奔跑

她適合打開她的舊餅乾盒
讀潮濕的舊信
她像一個軟木塞
封著一瓶酒 你不覺得她很適合匆忙奔跑
過一個煤爛的星空嗎
她適合意志
她也適合 再舉一個例子說
她適合優美地滑倒

你不覺得她是可以操擇的嗎
那種一修再修的草圖
但一個拇指印浮現

你不認為她
她就是很適合摩擦嗎？
你不認為
她適合早上來到？

早上起床，妻子很罕見地為我唸了一首詩。從她的頸背看過去，陽光劃過她的頭髮和身體，髮絲閃亮著，肩窩明暗地劃出一道充滿早晨氣味的曲線。

「這誰的？」
「她真的很厲害，居然說有人是適合早上的。」
「所以那是誰寫的？」
「那個啊，『門縫是睡』那個。」
「喔，那個『你是霧，我是酒館』？」
「喂喂，你覺得你適合什麼？」妻子手肘推推我。
「我嘍……」我認真想了，但不想回答。
「都這樣。」妻子微慍放下那本封面有兩頭羊的詩集，逕自起身到浴室裡盥洗。我繼續躺在床上發懶，一個慵懶的早晨，應該要什麼都不做地浪費掉的那種上午。我想著，什麼「她很適合早上」？我想妻子也很適合早上，但可能更適合晚上。不過想著「早上」和「晚上」，不知為什麼突然有情色的異樣感湧現。妻子漱口的聲音迴盪在浴室牆壁，連番細碎聲音攀爬著跟淡淡的陽光共舞。

這是我喜愛的早晨，可以無所事事虛耗掉的那種上午。
 妻子出門後，我還賴在床上，屋內靜得好像關門的回音還在房屋角落巡遊，甚至可以聽見妻子朗讀那首詩的餘音。我翻身拿起那本封面有兩頭羊的詩集，翻到妻子讀的那首詩，細細對照她的聲音和詩句字詞的輕微碰撞聲。我突然覺得時間總會平等地散步靠近每個人的身邊，再緩緩踴躍過去。
 妻子是適合早上的漸漸起床走向發光炎熱的吧。
 發呆浪擲大把時間的感覺的確不錯，不過不能這樣度過一整天了。
 我得出門走走。
 無事的一日，擺盪似的在附近河堤邊漫步，走到對岸學校旁的早餐店胡亂吃食一頓，晃到圖書館。上班日的圖書館早上很適合逛書架，走到哲學類翻翻諸子百家隨便一家，再到另一區看看花草草，一個看起來像在準備公務員考試的眼鏡男正在打瞌睡。最後我去看今天的報紙。讀完今天所有的影劇新聞後，我起身離開往家的方向。
 回到家時，發現妻子早一步回來了。
 「怎麼回來了？」
 「想說很久沒跟你一起吃午餐了。」她遞來一盒炒麵。
 「週末才吃過的。」我接過炒麵。
 「那不一樣囉。」
 「我想……」我本來想說我適合夜晚，漸漸冷掉的那種夜晚。但沒有說出來，我接著說的是：「我想我應該適合早上吧。」我應該要稍微努力點才對。
 妻子沒說什麼，只是低頭細聲咀嚼麵條。

| 大詩評家 |

書架前的耐力者——李瑞騰

採訪、撰文／謝予騰

李瑞騰小檔案

1952年生，台灣南投人。中國文化大學文學碩士、博士。曾任教文化大學、淡江大學；並任商工日報副刊主編、文訊雜誌總編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台灣詩學季刊社社長。現任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本期作者由遠景出版／代理的新著



洛謀《島嶼之北》



郭漢辰《誰在綠洲唱歌》



謝文賢《好神》

採訪這天，台南的午後下著雨，剛剛結束一場臨時加開的會議，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接受訪問時仍顯得從容。「所謂的創作就是我這個生命主體和外(的客體)接過，產生的某一種撞擊，而內心產生的某一種波動。」他語氣舒緩地回答。

問起為何對文學理論有著與眾不同的高度興趣和專注，李瑞騰的目光從眼鏡後跳向了遠方，告訴我們，在大學同學之中，他是年齡較大、較無青涩感的一個，常常自己一個人泡圖書館，長時間浸淫在這樣一個「巨大的知識傳統體系」裡。他說，那對年輕時的他是種幾近於朝聖儀式的心靈洗禮。

在毫無圖書館藏書分類概念的狀態下，往往為了找一段課堂聽到的文字，而將整本甚至於整櫃的書翻了又翻，「雖然都是以很快的速度翻過，但事實上你已經在看那本書了。」李瑞騰說，那是累積文獻運用技巧的重要歷程，「比如禮記，你為了找裡頭的一個句子，你要整本書翻……在這中間你在翻呀，它(句子)不跳出來你也沒辦法。」他這樣告訴我們，很多書都必須苦讀的，例如大學三年級才開設的《文心雕龍》專書課，他在一、二年級便已經自行鑽研過，在苦讀的過程，必然有許多不易理解的，便必須再查找更多的資料，久而久之，這樣大量的、不挑食的閱讀習慣，使他對文學理論這一塊有了全面的了解。

李瑞騰的學術涵養之所以能「今古並進」的原因，在於大學期間與各領域的老師都有機緣；此外，還因為在看完《文心雕龍》、《文賦》後，發現自己的不足，於是更加積極閱讀相關書籍。他說，在諸多老師從他們各自的觀點來引導學生的時候，很慶幸當時自己並沒有偏好或迷信任一家說法，你必須也問問「自己的想法」。

談到了對新一代年青、後輩的關注與培養，他這麼回答，自己在很多機關單位任職過，在自己手上有資源的情況下，接觸到許多歷練青澀的年輕人，自然會想起以前的自己，那時自己很幸運，有張默等前輩給予許多發揮與學習的機會，現在自己有能力、有資源了，自然也就會想拉年輕人一把。但他特別說，在遇到有人給你「機會」之前，你得先讓自己有「本事」，如果自己沒有「本事」，那即便別人雙手奉上大好的機會，你也不可能會有相應的表現。

面對新一代年輕創作者，詩寫得多但看得卻很少，實際進行評論的人也少。李瑞騰說，「評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創作和批評是兩回事，創作是有可能無中生有的，然而理論卻是需要長期的累積，需要廣博的閱讀，才做得來的。「評論是必須講得出所以然來。」他說，「我們需要訓練細讀的能力，要做到每一個段落、每一個句子、每一個字，都可以說出道理。」

李瑞騰的「評論力著」

《六朝詩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水晶簾捲——絕句精華賞析》(台北聯亞)、《詩的詮釋》(時報出版)、《詩心與國魂》(漢光文化)、《文學思考》(文訊月刊社)等多本。

李瑞騰眼中的「大詩評家」

講到景仰的大詩評家，李瑞騰提到了洛夫、張默、蕭蕭等人的詩評質量俱重。李瑞騰也分享他的觀察，近來的詩評大多都學術化了，雖然比前一代不「親民」，但也各有其深刻之處，如台北教大孟樊、嘉義大學陳政彥兩位學者便是。

存就要論

穿著詩的夾腳拖 踩進廣場裡

報告！行動詩歌突擊隊出沒

許榮哲 小說家、詩人、編劇、導演

就像劉文正唱的「愛像什麼？愛像星期天的早晨」一樣，我們也想問你像什麼？2009台北詩歌節，我和詩人林德俊、鄭順聰組成了詩歌突擊隊，帶著三首詩到街頭與路人互動。第一首詩是廣告DM，請貓女當派報生，把詩傳送到大街小巷。第二首詩是攻擊武器，隨機挑選嚴重缺乏註意的路人展開攻擊。第三首詩是整人遊戲，讓路人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把頭探進一個密閉的空間，嘿嘿迎接他們的是傾盆而下的濕意。詩可以是廣告DM，可以是攻擊武器，可以是整人遊戲，還可以是……？終其一生，我們都在追問詩的問題，有時清楚了，有時反而雨更紛紛。

→2009台北詩歌節「行詩走露／肉」
 詩歌攻擊隊預告片
<http://blog.udn.com/bobay13/3544342>

停在半空中的腳

跨界不過界

追探詩跨界的源頭，雖然因各自分散而難以一一回溯，但從詩人的立場與時代性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肯定不能忽略杜十三。他在〈現代詩的傳播——寫在1985年中國現代詩季〉一文中這麼寫道：

「1985年，對人類來說正邁向一個嶄新的資訊時代，對詩人來說，也面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生活與創作時空……思索1985及1985以後所將轉進的『資訊時代』所具有的時空特質，從科技化傳播媒介的屬性去考慮一些有關現代詩的傳播問題，相信現代詩將可打破目前此種稍嫌冷僻、與尷尬的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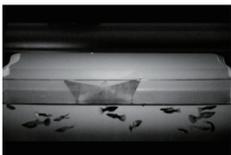
當時正值壯年的杜十三已經預見詩要展開的蛻變，但這肯定不是整個「跨界圈」（假設可以將他們歸納為一類）的唯一主張。有人認為那是藝術本質共通的表現；有人認為那是向他種創作類型取經的途徑；也有人從媒體平台找尋當代演藝的辦法。無論是不是人人都認可跨界，在諸多看似「離題」的作品面前，整個時代對「詩」的詮釋與思考已經有了新義。（編者／謝三進）

編按：本期《詩評力》蒙杜十三允諾賜稿，然而過載稿日卻苦等不到文稿，亦難再取得聯繫，日前獲知他逝世的消息，方知此趟追探跨界的腳步，終究來得太晚。

| 踏客說 |

影像中的詩意操作

／游書珣 詩人、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講師



1 獻給獨角獸
2 造詩術

還沒接觸攝影機之前，一開始我是以「文字」寫詩的，後來學會拍攝影片之後，才一心想拍多數人眼中「怪怪」的影片。

而後，發現自己一直在創作的這種怪片，竟有個聽起來非常厲害的名字，有人說是「實驗電影」，也有人叫它「影像詩」。（原來在N年前，許多熱心的評論者，早就等不及要給它一個聽起來響亮的名字，好方便大家討論了。）

然而，我從未把「詩意」裝在胡椒罐子裡，隨口說：「欸，這裡來點詩意吧！」也未曾事先備好一首詩，然後按照詩句，逐句地去拍攝影像（若非中樂透，大概也沒那資金）。

大部分的詩意，都非刻意安排的，想來是自己對影像跟詩都有某種偏執，所以自然而然地拍攝了所謂「詩意」的影像。

對我而言，「詩意」存在於想像空間的留白，詩文如是，影像的詩亦然。最怕的是太直白地將詩句露出在影像中，然後兩者逐一對照、相互框限住了符號意義；另一種情況則相反，讓文字與影像毫無相關、各自為政，導致觀者不得其解。

提到「跨界」，應是兩種媒材適切地結合，而非未經理解便強行介入。也有聽說不寫詩，卻拍影像詩的，由此可見，「詩意」的運用能力與詩文創作不見得直接相關，如何捕捉生活中的詩意，並將其運用得宜，就端看個人的詩修行了。

→到YouTube 翻找游書珣的作品→「獻給獨角獸」、「造詩術」

一腳跨進3C世界

當影像藉機把詩載走……

葉見兒 六年級女詩人，作品曾獲台北詩歌節影像詩徵獎

影像的面積比較寬敞，會彈出聲響，極容易在眼睛的軌道上慢跑或快逃；詩則比較接近塵埃，安靜渺小，附著力卻很強。當影像藉機把詩載走、路過我們的時，我們心靈的水塔，就會開始滴冷漏水了。那些水滴已經被悶得太久，流出來剛好可以用來蒸一碗稚嫩的蛋，或者澆一盆新鮮的花。換句話說，影像詩是不需要形狀和規矩的，就算不幸失焦、震顫甚至停格，都沒有關係。比如，你並不會要求一朵被溫熱魚鱗充滿的浮雲，在晴天的雨林裡暴雨。

詩與流行歌詞的平衡點

林婉瑜 六年級女詩人

文字有許多功能：展示一種創意的路徑，誘發讀者共感，討人喜歡，與人交際……。我們期待創意前所未見，跟隨作者前往未抵達之邊境，讀未見之風景。歌詞需要迅速地在被聽見時刻記憶、複誦、傳唱。有時會選擇一種便利的途徑：押韻的便利，用字的便利，意念的便利等。若一首歌裡只有愛你恨你忘記你離開你，那並沒有改寫我們的感官經驗。許許多多流行樂界的寫詩人：五月天阿信、盧廣仲、陳綺貞、何欣穗等，在被記憶的便利與詩意之間，給我們一種絕美的平衡。

超文本詩筆記

良 七年級網路女詩人、行動詩詩會成員

雖然越來越有人在網路上寫詩，但詩仍然脫離不了純文字的呈現方式。感謝有flash等多媒體技術的支援，於是我們透過網路看到不單是文字的排列，而能藉著結合動畫或flash互動指令，呈現一種兼具視覺動態與聲音美的跨領域新詩創作。這些以flash書寫的詩可粗分為兩大類，一種是以純動畫展示的「動畫詩」，以及加入互動指令的「遊戲詩」。兩者都是利用flash「流動」——聲音、空間，以及時間的延續移動——之特性發展的詩作。然而，隨著臉書的出現，各種網頁遊戲的蓬勃成長，我們發現原來網頁遊戲可以擁有媲美大型線上遊戲的精緻和娛樂性。網頁遊戲所使用的撰寫軟體和超文本詩作相同，我們期待另一個開心農場，為何不能期待超文本的開心詩農場呢？

→連結良的超文本詩創作
《錯誤示範——教育》http://messup.myweb.hinet.net/edu.swf
《春舌》http://messup.myweb.hinet.net/g.swf

→《詩評力》Get!

擔心拿不到《詩評力》? 您可以來函索取

郵寄30元郵票與您的收件地址、聯絡電話至：台北縣220板橋市松柏街65號5樓 遠景出版社 收 靜候3-5個工作天，我們將郵寄當期《詩評力》給您。

寄給詩的明信片

視像的日常與文字的日常

楊小濱 大陸詩人、攝影家，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研究員

我用相機拍下日常所見而又差點略過的現實蹤跡，和我用文字寫下日常所言、所聞卻又可能不覺其詩意的語句，兩者之間肯定具有某種相應。攝影從特殊的精神視角來攫取業已存在的物質影像，而詩歌則用特殊的主觀聲音來重組業已存在的客觀語言。攝影和詩歌的要義都在於捕捉某種熟悉事物的陌生感，迫近從細節中產生的某種震撼力。創造的最高境界便是從一切本來就有的事物中發掘出本來卻沒有的意味。

詩與繪畫，我這樣想

林煥彰 詩人、畫家、乾坤詩刊發行人暨總編輯

詩和畫要有想像空間；想像空間，越大越好。詩與繪畫的結合，是跨界的一種，具有「遊戲性」；玩，是創作的開始。有了跨界，不論哪種創作，都有無限的可能；創作，要勇於嘗試、創新。今年，台大杜鵑花季校園詩歌節，就以跨界物件裝置藝術方式，處理「五行」（金木水火土）主題，管管、黑芽、白靈、張芳慈、陳克華、羅毓鑫、紫鵲、顏艾琳等和筆者應邀參展；儘管方式不同，但每件作品都與詩有關；讓我體會到，詩永遠會活著，以不同面貌呈現……

| 以詩評詩 |

凱亞美廈湖——戲擬商禽

凱亞美廈湖
／商禽

比天的渺漠
更近的
是雲的蒼茫
比雲的蒼茫
更近的
是山的凝立
比山的凝立
更近的
是林木的蕭殺
比林木的蕭殺
更近的
是水的清冽
比水的清冽
更近的

是我手中捧讀的
商禽那本
被倒過來看的實現超
再遠也比不上
水的清冽

只因一路行來
反覆用腳思想
在凱亞美廈湖

比水的清冽
更遠的
是林木的蕭殺
比林木的蕭殺
更遠的
是山的凝立
比山的凝立
更遠的
是雲的蒼茫
比雲的蒼茫
更遠的
是天的渺漠
比天的渺漠
更遠的

是我的
望 眼
——（1970）

| 魅讀術 |

陳育虹的外文詩書櫃

／陳育虹

幾位我非常喜愛的，不同世代的女詩人：

希薇亞·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是我最早接觸的美國現代詩人。早逝的她生前只出版一本詩集《巨神像，The Colossus》（1960）、一本小說《瓶鐘，The Bell Jar》（1963）。1965年她的丈夫，英國詩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為她出版她死前已經定稿的《精靈，Ariel》，但多所刪改並不完整；完整版的，附手稿本本的《精靈》在2004年由女兒芙瑞達（Frieda Hughes）主編面世。普拉斯是第一位身後（1982年）得普立茲獎的作家，她作品情感的純粹和文字的精準，是她詩名不墜的最大原因。

加拿大詩人小說家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1939）創作的質量並重，得過英國布克獎、法國騎士勳章，也被視為諾貝爾獎的可能得主。她的作品譯成中文的已有《使女的故事》、《雙面葛蕾斯》、《盲眼刺客》等至少六部；但她的寫作生涯其實始於詩，1964年就以詩集《繞圈遊戲，The Circle Game》得加拿大總督獎。1984年到現在，她的時間多花在小說創作，只出了兩本詩集：《火焚屋裡的早晨，Morning in the Burned House》（1995）和《門，The Door》（2007），但仍然是最精采的。

中文讀者比較陌生的露易絲·葛璐珂（Louise Glück，1943）的書我也幾乎都有。拿到普立茲獎的《野薔薇，The Wild Iris》（1992）寫花草冥想，像祈禱文在耳邊迴繞，是我一讀再讀的詩集。2009年《村莊生活，A Village Life》以一個沒有特定時空的村莊做背景，寫一個小世界中的人情轉折，是戲劇化的抒情詩。她在耶魯大學教書。

蘇格蘭籍的凱洛·安·達菲（Carol Ann Duffy，1955）是大英國協341年來第一位女性桂冠詩人。從第一本詩集《肉身風向雞，Fleshweathercock》（1974）到現在一共出了十本詩集，主題常涉及自我建構、性別、情愛、社會不公、疏離和個人壓抑。她另外還寫童詩、舞台劇。她2005年獲得艾略特詩獎的《癡迷，Rapture》五十二首情詩寫她與同性戀人十年戀情，含蓄卻有極大張力；我已經全部譯好，十月由寶瓶出版。

照片還包括奧登的最後著作《謝謝你，霧》（1974）、里爾克《杜伊諾哀歌》（1963）、波德萊爾《惡之華》（1958）、韓波《地獄季／辭船》（1961）、帕斯《1935-55早期詩選》（1973）。這些書都在我身邊很久了。艾略特的《荒原：手稿影本》（1994）也是我的寶貝。

